



禮記詳說

禮運卷之  
二



五  
百

鄭註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修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孔疏此一節論下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焉○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也○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行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修飾禮之存藏也

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

神受城焉者以其大報於百神

焉者以其五土之宜不物

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

以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

孝而有嘏以告不之忘也。行於王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一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修禮之藏也。

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之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序也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爾

廬陵胡氏曰百神如詩云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大泥禮藏於郊社天地之中

四明沈氏曰自郊至五祀皆言禮行正孟子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是說行禮我與神為二不可謂之行無所往而不感通此之謂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宓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內也禮者外也人之於禮始也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為義謂之禮修而義藏可也故曰義而不自知亦猶假筌以求魚魚得而忘筌因蹄以獲兔兔得而忘蹄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蔣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累累言之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正法則備言聖人為禮之效也謂之義修而禮藏則聖人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亦為修實也

龍泉葉氏曰禮之理顯而事隱不可極而事難名故先王

非以禮之不備於其身爲憂而以禮之不達於其下爲患也夫  
禮者聖人以爲因我之所設而後明耳故天位未嘗不定也必  
祭帝而後定地利未嘗不列也必祀社而後列廟吾之所爲祖  
而曰此仁之本也山川效地之俯仰而已嚴而奉之以饋於鬼  
神也君處器服切於人而已本其事之所由起尊而先之曰有  
神之所爲也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巫前史後卜筮瞽  
侑皆在左右濟濟然秩秩然森然凜然有觀有聽有效有法而  
王不自見其所爲也凡其爲此者皆以達夫禮也故百神受職  
百貨可極孝慈服正法則而禮成達矣義之修禮之藏其器數  
名物反復委曲不可窮盡也不然則夫薄禮者之論以爲天本  
高地本厚日月本明萬物與人未嘗不自然而聖人者烏用是  
區區其間哉况夫俗靡事弊而極究於敲扑趨走之不給則先

王之所以達禮於天下之具是誠有所不能識者矣然則禮之  
所以本所以分所以轉變者何從知之徇今而忘禮不可也徒  
誦古之言禮者樂而味之而不考於今之何以合何以不合不  
可也

臨川吳氏曰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修謂整葺無虧闕  
藏謂在于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其中矣故曰義之修  
而禮之藏也

新裁法則裁上是獲祭祀之效下明其得禮之義也孝慈服言  
心安意順非強之使然○郊以修尊天之義而陶匏繭粟之禮  
藏于中社以修美報之義而瘞埋牲犢之禮藏于中山川祖廟  
所以修財用仁愛之義而蒸嘗沉埋之禮藏于中五祀以修本  
事之義而迎設之禮藏于中○故以守至正之心而有事于郊

而祭天之禮行則明德之馨孚於冥漠風雨以節寒暑以時百神受職而事天之效著矣有事于社而祭地之禮則精誠之念達于淵泉地不受寶物無適利百貨可極而事地之效著矣有事于祖廟而因時盡禮觸發人之良心則天下皆知子孫之當孝祖父之當慈心安于孝慈之禮矣有事于五祀而迎尸設主不簡其儀則天下皆知賤不踰貴卑不凌尊心閑于法則之中矣精裡感格其郊如此可見先王之祭恐義之廢墜也而修而舉之行一祭所以彰明一祭之義而事事皆天理之節文所寓也義修而禮因以藏豈不足以致天人之協應哉要之以守正之心爲之主也

說約此承上言禮教之達上段禮行意輕只重效上見禮達意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則尊君報本之禮教達也可知孝慈服正法則本仁事爲之禮教達也可知孝慈服者祖廟之禮以子事尸本有孝慈之道故禮行而天下之爲子者皆知孝親爲父者亦感而盡慈也服心安意肯也正法則者禮行而貴者其制度隆賤者其制度殺也正無敢僭踰也法則包得廣不可只指宮室義謂事理之宜如物本乎天入本乎祖皆義之當然也禮謂尊君報本等禮教如郊有郊礼社有社事皆禮之所行也有此深義以修飾于祭典故曰修禮教皆藏于祀事故曰藏義是主意即上條五介所以字礼即末節四个禮字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也于禮言藏則所包者廣于義言修則所寓者微新旨此合上節可作一章先王舉祭即有一義修祭所以修義行一祭便有許多深意包藏于心礼之府藏不足過矣故曰義之云云義修礼藏不是截然兩開當一直串下方是

纂訂義是行礼時裏面原有的至格神人後方打轉結之玩註  
故字自見義屬當祭說如酬德報功是也修有無虧欠意礼屬  
誠敬說如謹始慎終是也藏有無滲漏意患說而字方不落空  
重礼藏上見祭非虛文也

按此節承上患礼之不達於下而行帝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祭  
此則言其效也末句結言義修礼藏正見礼之達處本意不過  
如此而時講必跟守至正為說借旁意為點綴耳○孝慈服服  
字陳註謂服行而講家皆作恍服之服須貼出行字意方合

是故夫礼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  
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註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  
也

孔疏此一節論上言礼既藏于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礼必本  
于天以為教也○必本於天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  
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曰大一也礼理既與  
大一齊而而制礼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為教本是本于大一也  
○分而為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為天在上重濁為地在  
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轉而為陰陽者天地二  
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而制礼者貴左  
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變  
而為四時者陽氣則變為春夏陰氣則變為秋冬而制礼者吉  
凶則有四而之坐凶礼有思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為鬼  
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  
之功聖人制礼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降下也言聖人

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爲教命也。○官猶法也。言聖人所以下爲教命者皆是取法于天也。

張子曰大虛即禮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極之謂也。禮非出於人。雖無入禮固自然而有何假于今天之生萬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禮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或者專以禮出于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如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當合內外之道。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則是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大一。大一之體分而爲天地之氣轉而爲陰陽之用。變而爲四時之序列。而爲鬼神之情。其降之於人曰命。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故曰其官於天也。

延平周氏曰乾知大始。蓋乾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大始者又乾之所資始者也。禮之大一其猶易之大始乎。然禮必本于大一者。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于其間。故分而爲天地之位。轉而爲陰陽之道。變而爲四時之代謝。列而爲鬼神之魂魄。其降之于人則曰命也。然不離乎數。故不能官天而官於天也。

巖陵方氏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轉而爲陰陽。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惟其時也。然未始有常。故曰變而爲四時。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所主。

故也

虞氏曰禮未離乎數故官於天而未能官天也若夫離乎數者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官天而不官於天矣官猶主也若夫聖人以道制禮而極其妙則又可以官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新裁首句分中間四句皆指太乙說至其降曰命方着聖人制作八註中高卑貴賤吉凶刑賞講官於天也正見其本于太乙命即教命降命即禮也天地之上下異位故曰分陰陽之動靜相生故曰轉四時之消息不常故曰變鬼神之屈伸不一故曰列此太乙流行之迹禮制已肇于此○夫禮非無因而作也蓋太乙者數之始也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聖人之禮寔本於此何以見之自太乙之分也上為天而下為地高卑定矣自太乙之轉也靜為陰而動為陽慘舒異矣自太乙之變也為四時而有錯行之序自太乙之列也為鬼神而有生成之功太乙之妙如此而禮于是乎肇矣聖人者窮神之化默識心通制為典則以降下其命令者莫不主于法天而為之也貴賤上下之等是法天地之高卑也吉凶刑賞之事是法陰陽之舒慘也歲月久近之差是法四時之變也報本反始之情是法鬼神之列也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也天之理即太一也所謂禮本於太一者如此

新旨一而曰太并其一而未形也分而四句通是太一未二句方就禮說聖人制之為禮以降于天下謂之曰命頒示曉告使人皆遵守是皆主於法天而已此天字包天地陰陽四時鬼神在內

纂定此二節明禮之合天人也。首節懼天下之言禮者瀆于人而忘于天，故言官于天見禮以承天道，使天下之所尊次節懼天下之言禮者惑于天而不體于人，故言居人曰養見禮以治人情，使天下知所從。其降曰命，尚未涉法天意，末句方見命本于有生之初，聖人制禮而亦曰命者，以其一定不移若賦予之各得者，然而其字具指先王說。

按禮必本於太一言禮之始起於至一之理也。但謂之大一字頗奇僻，難于異說矣。大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此四句中不得禮字，末二句方言制禮，所謂必本於大一也。其降曰命，語氣當云其制禮自上而降於民，固曰聖人之命，而其實則以法天為主也。太一在天地之先，猶太極之分陰陽兩儀也。太極圖說頗類此。

夫禮必本。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鄭註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從法地也。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後法四時。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養當為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為教，全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漚罷。

孔疏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時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夫禮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大道是本大一效天降命是本於天也。動而之地，祀社於國是也。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變而從時，時四時也。則

四時以爲柄是也。協於分藝協合也是。日月之量也。藝入之才也。言制禮以月爲量。合人才之長短也。養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也。其行至朝聘。此皆居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故云行也。貨庭實也。力節力拜伏也。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及諸侯自相朝相見之禮。聘謂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知養當爲義者。以上云義之修禮之藏。下云聖人陳義以種之。又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故知養當爲義也。按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鄭必破爲義者。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也。

江陵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之與地。即大一言所分也。古之聖人。懼人之外天地而求大一也。故曰本大一也。分之則爲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

延平周氏曰。或曰禮必本於大一分。或曰禮必本于天。何也。言禮之先乎天地者。則曰必本于大。一言禮之後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天。本于天者。禮之象也。動而之地者。禮之法也。列而之事。事同則禮同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物者。禮之情也。協於藝者。禮之文也。居人也。莫非給人之求。而養人之欲。故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皆其在於度數之間者也。雖然。禮之所以顯者。舍度數何。

以哉

嚴陵方氏曰上言禮本於大一則原禮之初而已此又明禮之用焉上言禮之初故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禮之用故言故言以見其使然也方其本乎天也則靜而已未始或動一而已未始有列及其降而在地則離靜而向動矣散而在事則出一而成列矣以其有所之故也故於地曰動於事曰列皆以之言之時無常而不可逆也故曰變而從時分有多寡藝有能否各隨力而施之自貨力辭讓而下則言所以存乎人者故曰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有不行也夫欲行禮貨力為先辭讓次之飲食又次之故曰無財不可以為悅非強有力者莫能行也

處氏曰禮之妙體根於大一未分之前禮之成用起於兩儀既判之後惟其未分而渾淪故曰必本於大一唯其既判而定位故曰必本於天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不強其所無也協於藝不強其所不能也貧者不以貨財為禮其協于分乎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其協於藝乎

廬陵胡氏曰列而之事萬物皆以禮行變而從時禮隨時變馬氏曰禮本於大一至其降曰命言禮之所由以起也其官于天也禮必本於天至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禮之所由以成也大一者道之所生也道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大一大一者不可得見而見之于天地聖人制作遠有以本於天近將以殺於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

以列地利也故曰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然禮必本於天而不  
及於地者先尊後卑之意也推而詳之則降於祖廟山川皆事  
也故曰列而之事時者當其所事之謂也蓋無一定之理變而  
通之然後得其中故曰變而從時藝言其才也蓋才有長短大  
小之不同莫不當其分有以協之一歸於中而已故曰協於分  
藝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是也列  
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者鬼神以爲徒四時以爲柄日星  
以爲紀月以爲量是也至於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養人  
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讓之所  
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通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之意  
也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  
也然其行之大者在於貸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

已此亦非禮之盡特言大略而已

蔣氏曰自禮必本於大一至其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  
自禮必本於天至居人也曰養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  
大一者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  
生矣寒暑代謝有四時之變生死往來有鬼神之神形莫非此禮  
發露于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  
曰命既謂之降曰命矣又終之以其官于天者聖人懼天下言  
禮者瀆於人而忘於天故爾且謂之必本於天者猶言本於大  
一也然動而之地則大一判而上下殊矣列而之事見於制度  
顯設之位變而從時推之於陰陽奇耦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  
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爲而  
使之行是禮故曰協於分藝必終之以居人曰養者聖人懼天

下之禮者感於天而體於人故爾官者有所主宰之義養者得所安全之稱不官于天吾不知自有人物以來所以有是禮者孰維持而主張之不居人而曰養吾不知生民交際之後所以至今上下相乘貴賤相使孰便利之孰順適之然妙於天以爲之本体于人以求其用而後此禮在天下行之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僞爲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方天地未立易有太極渾然而已兩儀既生於是循而至於四象八卦吉凶大業而莫知終窮也然不反諸形而上者之妙則莫原其始不要其舉而措之之餘則莫識終謂之道者貫天地于一致禮之爲礼夫豈外此臨川吳氏曰儀文爲礼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爲義貨財者行

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寔

新裁此推禮切于人而究其所以行也曰養分上言制禮本於造化而爲人事當然之義下言行禮者必資于貨力八者又行禮之目也通重居人居養四字見禮雖原于天而寔不遠于人之意

新旨本于天即承官於天說動而四句即就在人者說更不與造化相干動而之地者威儀動作周旋履蹈之間也列而之事者條分縷折日用酬之際也變而從時者十變萬化因時制宜之妙也協於分藝者委曲調劑隨事順理之謂也此莫非人心自有之裁制故曰其居人也曰養從居說到行正見其爲心之制事之宜而本於天者又實切于人矣○夫禮必本於天法天以立典禮矣動而之地穀地以定尊卑矣○禮事五祀以本

事矣。協於分藝，月以爲量，而功有藝矣。然豈遠哉！人哉！天理之節文，乃人事之儀則，而爲人所當然之義者也。其行之必有貨力之資，辭讓之節，飲食之品，於以行此。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八者之禮而已。觀行礼之具，設所行之禮，何莫非義耶！前段虛說可玩。

說約首五句，輕看重。居人曰義，言禮雖法造化而寔不出人事之常也。本動列變皆旨，禮照註用前事入講，推行曰動，敷布曰列，變通趨時也。協，協合十二月之分限也。行之以貨力，句即行礼者以見居人曰義也。

心典天地事時分俱屬教化，動列變協俱屬禮之往也。之從協于俱屬法造化變從時，謂變通以法四時而行禮之期節有久近也。協分藝謂合十二月之分限而事功之滋長如樹藝然也。

居字有作安，居解不如依註作在人好義字。本節之主其行以下正見居人曰義。○新義謂刻而之事以設制度變而從時不物一轍，即礼時爲大也。藝事也分所得爲之事，即曰分藝。協于分藝無得僭踰也不依舊說似爲勝之。

纂訂天與地事時分只是天字本與動變列協只是本字此正是本太乙着寔處非兩事本於天與前同兩之字往也。動而之地即殺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而定制度也。變而從時如春耕夏耘春朝夏禘之類與時偕行不先不後亦即四時以爲柄也。協於分藝如葬禮則天子七月諸候五月喪服則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之類久近相合無過無不及亦即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之意也。此二句皆法變而爲四時也。凡此五者即上所謂官于天者也不另立意居人註云在人似無味。

居字要認禮以示民有常人之托宿在焉故曰居養只是本天動地意發揮一說養如字謂其居人在涵養德性也勿從儀禮考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士之祭禮也有少年饋食卿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禮御于周官見五御之名其禮士四時朝禮有朝覲過四名惟覲禮存聘則有聘禮貨幣庭貴皆是○夫禮必于天者乃天之所命也其動而之地者見於動作周旋隨所履蹈之間也其列而之事者見于條分縷析日用應酬之際也其變而從時者有于變萬化之妙也而協於分藝者為之有其分成之有<sup>其</sup>藝無不委曲調劑隨時順理之謂也<sup>而</sup>在人則皆其心中自有之裁制總曰義之當然而已又必有貨力之資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以行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八者之

中而已

按此節諸說錯雜不得一快解即陳註亦甚可疑予謂此節只宜分應上節不必牽纏聖人作則節內為說本於天動而之地應上分為天地列而之事應上列而為鬼神變而從時協於分藝二句相足之詞應上變而為四時此較明若牽纏前文反覺不倫而協於分藝跟月以為量尤說不去且下文有協於藝藝之分可照看故臚列就舊說以備參考○居字作在字養字作義字或以居為安居以養為涵養德性俱於文音不合○合上本天動列變協之禮在人總曰義之當然而已如冠昏八者皆禮也而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各有其當然者皆義之在禮中者也以此見禮義之相須處故下文接言禮義○一說此節不必分貼上文只隨文遞說下覺圓活夫禮本於天禮字貫下動

列變協皆以禮言至居人句說方不混禮本於天所秩也禮動而之地無處不有禮也禮而之事無事不有禮也禮變而從時各因乎時而不可執一也協于分而有其等協于藝而有其程即皆因時以為變也此其在天者然也而在人則出于心中自有之裁制總曰義之當然而已夫禮不一端而冠昏喪祭朝聘射御禮之大目其所以行之者必以貨力為之資辭讓為之文飲食為之供而後八者乃可行也八者即皆本乎天動乎地列乎事变乎時而協於分藝者而何莫非當然之義以為之裁

制乎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

禮

鄭註竇孔空也○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孔疏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為治理之本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孔空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處氏曰禮之端始於辭讓而未可謂之大端義之端始於羞惡而未可謂之大端唯合禮義之成體而不倚於一偏然後為人之大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以禮而正故曰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以禮而通故曰大竇

延平周氏曰禮所以節義義所以濟禮二者人倫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者禮義人道而已由人道然後達天道也  
馬氏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曰義者藝之分則知禮義者為

人道之大本夫禮義出于性而曰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何也  
蓋有禮<sub>則</sub>不<sub>莊</sub>待敬日強無禮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義禮則手  
足有所措耳目有所加進退揖讓有所制此所以肌膚之會筋  
骸之束也然此特為中材言之若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肌膚  
不待禮而固筋骸不待禮而束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養生  
送死事鬼神其道非一而禮義者尤為之大端也養生所以飾  
驩送死所以飾哀哀事鬼神所以飾敬此禮義以節文之也禮  
義出于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于人先王因之以順人  
情禮義出于天而受中自於人禮義雖出于人而降衷自于天  
達者所以明之也順者所以因之也  
長樂陳氏曰或曰禮義以為紀或禮義以為器或曰禮者人君  
之大柄或曰禮義者人情之大端何也蓋紀以言其所張器以

言其所用柄以言其所始執端以言其所始其言之不同各有  
所當也講信修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  
莊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sub>皆</sub>人道而已  
由其人道所以達于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實以言其  
通也<sub>巖</sub>

巖陵方氏曰禮義內可以治心外可以修身故曰所以講信修  
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聖人所以能保其國家與人  
民知禮之不可以已爾衆人反此而禍患隨至

蔣氏曰禮以辨義義以起禮禮之與義其理相因而其用相成  
所以為萬善有為之要而人道待以有立也自有<sub>其</sub>諸已而不違  
者皆謂之信是信也非徒曰言而有信之謂也自其施諸人者  
皆謂之睦是睦也非徒曰因睦合族之謂也人生乎天地間

情慢邪僻之氣或設于身体此信不講耳故孔子以正顏色為  
近信非爭陵犯之風或見于接物此睦不修耳故孔子謂正愛  
以教民睦然則聖人設礼義以教天下凡以使民踐履浹洽  
一毫非僻之念非礼之動有所檢束而不敢自肆於平居暇日  
也不然則觴酒豆肉誰肯受惡衽席之上誰肯在下朝廷之位  
誰肯受賤凡於交際血氣用事攘臂動色始莫知其所主矣茲  
所以必俟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歟然聖人為  
禮非苟然也唯能反其所謂在人者而後還其所謂天者然不  
本其所謂天者亦不足以反其所謂在人者彼生有養而死有  
葬物本天而人本祖別鬼神以為位有報與反以為說是人道  
之大端也天也吾固因之以為常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類  
此于親之不藏父子有隱而無證是人情之大實也天也吾固順

之而不拂夫本乎天者以為常則順之則達之關乎人者則講  
之則修之又從而固之記礼之旨可謂甚明天下國家興衰治  
亂豈不自是而可必哉

新義首二句提起言礼之関于人者甚大中三所以字平看皆  
屬礼之用說正是大端處不必以達天道句總承惟聖人句總  
上意蓋聖人知其治身心通幽明貫天人皆係于此是不敢已  
之此見惟聖人能盡其大端天道至微而難測達之者凡天地  
陰陽四時鬼神之精蘊由此以顯設之也人情難制而多乖順  
之者凡君臣父子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以品節之也二者由  
于礼義則通達不由于礼義則滯塞故以實喻之以其為人物  
之出入曰實為天道人情之出入曰大實知字深有身体力行  
意在內

說約禮義二字不平義即禮中之宜也上大端言本根節目下  
大端言大事也人之大端言足以治身心洽幽明通天關係  
甚大下三段又該上二段然知之者唯聖人唯知之明故不去  
知字亦要緊

纂訂上文言禮而曰其居人也曰義故此承上而以禮義並言  
○夫聖人制禮一本于當然之義則此禮義也者關於身心性  
命是人之大端而非小節之謂也何也人之一身肌膚患其不  
會筋骸其不束會矣束患其不固而要其所以不固者心不  
誠也禮也者所以講信修睦以誠其心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  
之束以莊其身也是為心身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一身明則  
有生死幽則有鬼神生欲養死欲送而鬼神欲事禮也者所以  
養生送死祀鬼神之大端也是為幽明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生

理在天曰道在人曰情而天道人情總欲其通而無塞禮也者  
允天地陰陽鬼神之精蘊由此顯設不致微而莫測君臣父子  
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品節不至乖而難制由之則通不由之  
則塞所以禮天地順人情之大實也是為天人計者何可無禮  
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此唯聖人為能知之所以身心內外上下  
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  
禮耳禮其可去乎哉

接大端冠三所以聖人能知總承三所以段落分明不必分輕  
重立說○講信修睦屬心肌膚筋骸屬身蔣氏以信修意貫肌  
膚筋骸可不用

故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鄭註皆得以為美味性善者醇耳

孔疏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  
有薄厚之事。○禮不可已之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麴蘖則成酒無麴蘖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譬如精米嘉器也小人譬如麤米弊器言譬如釀酒共用一麴分半持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醜薄亦犹如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

長樂陳氏曰蘖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醜醇則久醜則壞禮之于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為酒者戒其為醜而務其為醇善為人者戒其為小人而務其為君子也。講義禮非有厚薄也人自為厚薄而已。新裁此欲人体禮以成德勉人之厚于禮也註君子厚于禮四

語可玩耍補酒意。○以厚以薄兩以字寔着實緊要以厚者用那醇實真篤心在厚的這半邊如以忠信養心以莊敬飾躬是以厚也以薄者只在文章粉飾上做工夫而忠誠之念少就如釀酒一般只要他適口不顧他身分釀厚不釀厚。○禮之于人內養其莊敬之心外陶其恭肅之儀人以禮成德猶酒以麴蘖成味也禮之切于人如此体禮之功存乎人焉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謹審節文而厚于禮是以成其德為君子即酒之醇者厚于麴蘖也小人所以為小人者以其肆欲妄行而薄于禮是以不成其德為小人猶酒之薄于麴蘖也禮一也厚則為君子薄則為小人可不以禮成德哉。說約上二句言禮寔以成德下二句看落在用禮者說言禮雖切于人而庸禮則存乎人也。

新旨首二句語意未住正要起下文勉人之厚于礼也

心典以酒喻人以釀喻礼厚薄俱屬礼厚者隆礼之謂薄者  
反是以厚有莊敬日強意以薄有安肆日偷意未繳如酒之有  
醇醜意○人非礼無以成德酒非釀無以成味兩相似也然麴  
蘖有厚薄則酒未有醇醜君子謹審節文而厚于礼犹酒厚于  
麴也蘖而可久小人肆欲妄行而薄于礼猶酒薄于麴蘖而  
易壞也

纂訂可久易壞意又下一層不必添入

故聖王修修義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由也修  
禮以耕之

鄭註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和其剛柔

礼疏此一節論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修礼義

治人情以至大順也○柄操也謂執持而用者謂修禮義之  
要柄修禮義<sub>理</sub>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精華  
之善也○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農夫之  
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礼耕人情正其上也  
下

嚴陵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礼者所行有節  
而不可亂故言序礼義雖本于人心然有至于無礼無義者心  
或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修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  
已此以義為柄而前經言礼者君之大柄又何也以礼為義之  
質則義之柄亦礼而已故皆謂之柄然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故  
謂之柄則義之所同謂之大柄則礼之所獨也人之有情犹地  
之有田不可不治也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

事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前經言人情以為田正謂是也  
陳義以種之

鄭註樹以善道

孔疏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  
畢用此善道而教之

講學以及耨之

鄭註存是去非類也

孔疏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草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  
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  
也

本仁以繫之

鄭註合其所盛

孔疏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熟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  
所收勿令浪為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既早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  
道使不廢棄也

播樂以安之

鄭註感動使之堅固

孔疏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  
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勸行善道保寧堅  
固也

嚴陵方氏曰禮者事之治猶耕之治荒蕪故言脩義者事之宜  
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學所以為已猶耨之去苗故言講仁  
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獲故言仁以聚之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  
食故言樂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脩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

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

長樂陳氏曰修禮以耕所以開其心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

廬陵胡氏曰禮為耒耜義為種子學為耘耔仁為倉廩播樂以安之使人樂善不倦

延平周氏曰禮然後至於義仁然後至於樂四者以講學為主故其序如此

蔣氏曰此言禮以治情為主而以治田為喻也方其揭義以示之而謂之柄本禮以明分而謂之序禮義之名立矣然其用之存乎人者必有以也凡人之情應感起物血氣用事蓋必有梗

五和平之化者則修禮以治之而謂之耕禮由義起彼其初蓋本有淺深厚薄之宜則陳義以治之而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而以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而以為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而以為安夫然後衆善皆會於禮而即禮可以善天下之情雖然四端之在我者學與樂不與焉其意以為人之一性萬理會融有是二者以明辨之學樂之謂耳然禮在天下未嘗不以仁義為主故下文言之

金華應氏曰情者心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善塞矣然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善端本無窮也養之有道則動然而發生矣人情具為善之資猶田有生殖之利人情有可治之治而聖王加順治之功故以百畝之不治為已憂者農夫也以人情之不治為已責者聖王也禮之有序猶耕之有畔義之

有節猶種之有列曰脩曰陳者書所謂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  
陳修是也學探千古羣聖之奧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  
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  
成猶獲之擘斂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  
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獲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  
布發越之謂書播時百穀周官曰播之以八音

新裁此總是聖人治情之事首二句提起言聖王脩道以治情  
聖王之田句推治情為聖王急務下言治情之序也治情有五  
事首猶言禮義者以禮義為治情之大端而學之耨耨此仁之  
發發此樂之安安此也夫聖王于人情必以禮義治之者向蓋  
聖王治情猶農夫治田責不容辭故脩禮以耕陳義以種復有  
耨之發之安之而治之責始盡學仁樂皆以禮義貫方聯絡耕

種等字借農夫事擬之非譬喻也揔是治情之道先以禮而防  
範次則隨時宜中剖辯理欲然後會于一本而妙于自然有一  
節承一節意○此言聖王明人道以平人情也天下之人不能  
自治其情所賴以治之者聖王也聖王知義者人情之裁制禮  
者人情之防範脩此義焉使人有所執持以為治事之柄期情  
之發皆合宜也修此禮焉使人有所區處以為節事之序期情  
之發皆中節也非所以治人情乎可見聖王以治情為己責  
猶農夫以治田為己憂是人情為聖王所治即田為農夫所治  
故曰人情即聖王之田也農之治田由耕而種而耨而收而食  
五者有功有序也聖王知能祛人心之私蔽者唯禮先修之以  
啓發其性靈如治田者先有以耒耜墾其荒蕪也能為人心之  
穀種者唯義開陳之以根抵此理于人心如治田者隨田之宜

而以且種者種之也夫禮義雖可使情之中節然氣拘物蔽能保禮義不終失耶于是講學以明理欲之辨去非從是必復于禮義之真如農之去草養苗也學則博矣而未約也于是根本乎此心之仁以為統宗會元之地會萬于一使禮義不至渙散而本心之德全身如穀之熟而收乎仁則利而未安也于是播乎穀容之樂以為涵養德性之資使和順道德而此從容自然于禮義不猶食之而厭飫乎聖人治情之道如此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說約此至末為一章上言聖王之治情下推言達順之極而聖王治情始完前五節詳聖王之治情也首三句一串說修字該下句禮義雖乎只一理蓋禮因義制而義又權禮之宜故言修義又言修禮也此二句是提掇語所以修治處通在下文獨提

禮義者以禮義為治人之大端也修禮五句要見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意以禮義二句為主下皆本于此乃禮義之輔也下修字與下修字不同只修舉不廢意不可又作講字

纂訂禮柄義序總項一个修字只重修字使人意在治人情中方可露出此三句見聖王如此治情故人情者二句見情是聖王不得不治者下復詳言治之術也二修字二禮字都同修及下文陳講本播皆指聖王五之字皆指人情言學耨者去其害吾禮義者也仁義者會吾禮義于一本也樂安者渾此禮義于無迹也重禮義上看本字不大着力矣

按此節總是修禮義以治人情申前禮義為器人情為田二語也耕種耨聚安因田字生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皆所以治人情之器也○說道理極精切極完備而陳註亦復詳確條貫

輕重不紊讀者不可忽過豈獨聖王以此治人情吾儒自治其情亦不外此○講學二字始見于此

故禮也者義之寔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鄭註協合也合禮于義則與義合不乖刺○以其合于義可以義起作

孔疏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之今此以下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為寔義以修飾為華故曰禮也者義之之寔也○協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于義謂以禮比方于義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行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子之子是也先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垂涕洟待賓于廟是以義而作禮也庚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亦合于義則可行之

以義與禮合也

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

黃氏曰禮也者義之寔也因上文禮耕義種謂禮者為尊卑升降親疎之節義者合義當理指的之稱名寔相應則為止禮倘有禮而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而無寔譬諸晉侯云魯君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為知禮女寬曰區區習儀豈為知禮故君臣父子之道禮之寔周旋退讓之節禮之宜下文云協諸義而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文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作之非為禮修飾之華明明矣

嚴陵方氏曰禮雖作乎外而義則資之以成體義雖由乎內而禮則用之以制宜唯其資之以成體故此以禮為義之寔唯其

用之以制宜故禮器以義為禮之文也禮義之相須如此則人  
之所行果合于義矣在禮豈有悖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可禮  
可以義起如曲禮曰禮從宜是矣

新裁註極得旨禮者義之定制解首一句義者禮之權度解下  
二句上下雖作兩層總是一意但上指禮之已成言下又說義  
是禮所由興在禮之未成上言身○聖王治清禮以耕之矣  
禮何為者事禮隨時而異惟著之節文而為經曲之禮則  
義之用一定不可易此禮既成則為義之定制矣然義者禮  
之權度也禮雖一定不可易義又隨時合宜此禮未起之先  
事有協于義而合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酌于義之用而創為  
禮之經曲也是禮故為義之寔而人之制禮者又當求合于義  
矣信乎禮與義相須而非義外之禮是禮非苟作而先王用

之以治情也

新旨上言修義之柄禮之序是分而言之義與禮是兩件此  
却合而言之見禮與義總是一個協義以起禮便是情之  
協宜處

纂訂義之寔與義之柄同但柄字主人去操持言寔字指禮之  
定体言一說寔字對虛字看註定制二字只好解禮字解不得  
箇寔字此說亦有見一說上下一串看唯禮為義之寔故協義  
可以起禮此不費轉折亦便可從○上協字是方去協之下協  
字方是真能協合

按寔字作定制說好猶俗言寔落處協諸義連下讀見協于義  
則可以制禮是禮義相須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曰於藝講于仁得之者強

鄭註藝猶才也。○有義則人服之也。

孔疏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度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為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協于藝者。斷才得分。即是藝能合義也。講于仁者。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于仁也。○若能得才分仁之節。理則是豪強為衆所畏服也。

張子曰藝業也。謂事業也。

馬氏曰禮者義之實。

新裁藝之分二句論義之理。如此協于藝二句言人之用義者。當如此得之得義也。即能以義而協。藝講仁也。○聖王治情固

陳義以種之矣。義何為者。蓋義者事之宜。藝之按于外者。輕重大小以義為之分。限義者心之制。仁之發于內者。親疎厚薄以義為之品。節此義之本体。然也。如使事之處于外者。協合乎事之宜。不倒行而逆施。心之發于內者。講明乎用愛之等。不太過而不及。則得義矣。吾見制事制心之時。內有主宰。外有執持。斷于不為。正夫之勇。婦人之仁。之心。所移易者。何強如之。此強字全在協合商度上。見出貼人畏服說者粗。

纂訂藝之分仁之節與事之宜。心之制同。但藝是處事之才。仁是居心之理。字解畧有間。身協義講仁。常說兩平一說。講明乎仁以協于藝。把仁義看作一事。雖照註解于原文。覺例。

按協藝講仁語氣平列而意則重仁

仁者義之本也體也得之者尊

鄭註有仁則人仰之也

孔疏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能與仁為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者仁者施也故為順之體也○既能施生又為順體故為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割能服于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愛衆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

長樂陳氏曰義以禮為實而禮以義為文合于義則理斯合矣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後世可以義起也是故廟門非待弟者之所而將軍文子行之于喪早之時說驂非為賻之宜而孔子行之于出涕之際以至純儉可以從衆則不

必麻冕之泥嫂溺可以手援則不必嫌疑之拘唯義所在而已

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為本此非先王之禮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然則孟子以禮為義之節文而此以禮為義之寔何也蓋義出

而為禮禮行而為義二者未嘗不相須顧其所主而送為文寔

也論語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此義之所出而為禮也禮器曰

義理禮之文此此禮之所行而為義也六藝非義則雜仁非義

則蕩處藝以義然後有所別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

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為藝之分故能協于藝以其為人之節

故能講于仁夫事親仁之實從足義之寔仁之于父子義

之于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仁後

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于路此

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溫良者仁之本敬慎

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溫良者仁之本敬慎

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避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者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強也

延平周氏曰實有誠意蓋草木至于寔則成矣義以生禮禮以節義故義為禮之所自生而禮乃為義之所自成也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所以別且者也故曰義之分以仁義而對禮則禮為仁義之節以義對仁則曰為仁之節故曰仁之節也義與禮協而禮者六藝之大故曰協于藝義者入于仁者也入于仁者講之而已故曰講于仁以事而言則人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以理之之德而後仁仁而後義有仁則有義故曰仁者義之本未有仁而遺其親犯其上者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不必有仁故得義者

強而已而得仁者必至于尊也

蔣氏曰謂禮者義之寔矣而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是禮之實于義者為多也既曰藝之分仁之節矣而又曰義之本順之體者是禮之實于仁者為重也禮出于義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強禮出于仁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尊惟強惟尊足以勝私情而還天理昔季氏之臣逮闇而祭雖強力之容皆至倦怠此義之不講之故故聘射之禮強有力者為能行之而以有義謂之勇敢人侑舞于廷三家以雍徹卑得以抗乎尊下得以潛乎上此仁之不講之過故孔子謂人而不仁如禮何孟子亦以仁為天之尊爵而謂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然則是強也用之于順治推而至于戰勝無敵者同此一義也是尊也本之于良貴推而至于人之所貴者同此一仁也要之論天下之理至于

義有可強仁有可尊而後聖人所以為禮始有定論矣鄭氏徒知本仁義以論尊強而不知聖人蓋因禮而及仁義故于此發之

金華應氏曰義者事物之斷制裁節也區別衆理條分縷析而各有攸當得之者強而舉無以勝之故曰天下之制仁者義理之統祭會元也包涵萬象圓融和會而莫窺其際得之者尊而舉無以勝之故曰天下之表強則挺然不屈于物之下猶有物我之對人有畏心焉尊則超然于物之上不見物我之間人有敬心焉

新裁義以行之得宜言順以行之無不利言○有仁自然生出義來心一仁念念皆和順了○聖王治情固本仁以聚之矣仁何為者耶彼外而無事不宜者義也而仁則為之本焉化裁之用

固因心之推也外而人無不諧者順也而仁則為之體焉一心之和固百順之基也人而得仁則本心之德已全不惟常伸于萬物之上即萬物皆屬其統馭矣何尊如之註把得字屬上以民服為強以長人為尊與治情本旨相背○三節指此明禮義仁其道相須而至大均有益于人情蓋禮以義制而非苟作義足以協藝而講仁仁足以本義而達順是相須而且至大此先王必禮耕義種仁聚以治人情而學以明此樂以安此曰相須見治情不可偏廢曰道大見治情不可緩也

新旨本對支看不齊心體的宰制如何植得時措合宜體對用看不有心休元和如何釀成達順境界得之者尊只是良貴在我不在拘拘勢分上看言本仁而播樂亦在其中不言講學者始終皆學中備目也

說約親親仁民愛物而各得其宜者義也然皆自吾心之仁以主之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各協于極者順也然皆自吾心之仁以推之心德完具有以立行義達順之本体故尊以用愛言則義為仁之節以全德言則仁為義之本

纂訂此仁字與上仁字稍異彼以愛言此以心之全德言義字與上文義字亦稍異彼兼心言此單以事言順字為下文數順字之根心一仁則念念皆和順○此言礼義仁為道之大也三節將礼義仁錯宗說礼中有義義中有仁三者原相合而不離以明上文必用礼義仁之意不及學與樂者學以明此樂以安此而已

按此三節將礼義仁三字錯宗其說俱有至理窮理者不可不細心體會○三者總以為治情之器蓋以吾性中固有之物而因以治吾情之用也

故治國不以礼猶無耕也耕也為礼而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

鄭註無以入也○嘉禾無由生也○苗不殖草不除○無以知收之豐荒也○不知味之甘苦

孔疏此以下顯前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礼猶農夫耕而無耨也○治雖用礼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治國雖用善道宜而不更為講學使民知其道理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壅則苗不滋茂厚實也○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其仁行者如農夫雖耘壅成熟而不收獲取之也○治國雖聚仁若不湊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而不食則甘

穀空失也

嚴陵方氏曰耜者治田之具禮則法國之具故法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耕所以種木而生之義所以達禮而行之故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達嘉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將以有獲學之勤將有以聚仁言聚也獲有獲也故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所樂而安其仁焉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食之養人期于休之肥而已樂之和和期于理之順而已故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也然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於順又言達者自上趨下無

不達故也

金華應氏曰上既合田事始終而正言之以明成效之大全此復分析而反言之以盡其節目之纖悉也治田之始先墾闢其榛蕪治國之始先開發其荒穢無耜而欲耕何以入者無禮而欲治何以入人秉禮以明分猶秉耒以施耜禮舉而國正猶耜舉而田治耜可以入土而深耕禮可以入人而深造故君子之秉禮猶耜之秉耒而治不以禮耕不以耒則俱無所執也禮之和遜固易入非以義而植其本則何以昭明品節而培擁其至善之本根義之剛勁固可立非以學而精其講則何以辨析是非而鋤翦其餘惡之枝葉義講于學則精矣而弗能貫通調合之以至大之仁則是猶耨之雖勤而無以歛其成學至于仁則熟矣而不能發越動盪之至和之樂

則是猶獲之徒豐而未能享其食也至于樂則安矣而能  
能發達之于至順之地則是猶食之雖多而弗能肥于体  
也

新裁此反說以應上文治國作治情看自禮而義自義而學見  
其序之可奈也為禮必要義為義必要學見功之不可缺  
也有承上起下之意○聖王治情必會理之全者何蓋禮之于  
治國也猶耜之于治田也治國而不以禮則防範不立無以開  
其從入之端猶無耜以耕胡可得也然義以權若乎禮為禮而  
不本于義則無以為人情之裁制猶耕而弗種也學以講明乎  
義為義而不講之以學則無以去非而存是猶種而弗耨也  
仁者自博而歸之約也講學而不合以仁則散漫而收隨得而  
隨失矣不猶耨而弗獲乎樂者自利而造于安者也合以仁而

不安以樂則勉強而無道腴之寔拘迫而無雋永之味不猶獲  
而不食乎

纂訂為禮為義屬在人上謂使民為之也其餘並屬聖王此節  
雖反上文言却要引出順來以終治情之效

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  
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  
相止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  
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  
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鄭註功不見也○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為君

孔疏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譬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  
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為教反覆

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為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也○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革內之厚皮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率士皆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為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八御也○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摠說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問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

張子曰以德為車以樂為御以樂驅駕行其德也樂和也

馬氏曰上言修禮以耕之至於播樂以安之而于此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者何也蓋仁者順之體也樂者順之成也上言播樂以安之則順在其中矣猶不足以極其順之至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不肥也

蔣氏曰因聖人治田之說以求聖人治人之序自禮而陳義自義而講學自學而本仁自仁而播樂似有次第而本無間斷若有先後而實無彼此極而至于安之以樂則孟子所謂樂則生也則無可已也安而不達于順食而不至於肥則寧有是理哉噫聖人為禮以教天下經而三百曲而三千事繁而文至絳意詳而用樂周將使天下之飲食者如入太倉陳陳相因隨取輒得又不惟得而已冠冕佩玉之盛黼黻文繡之美譬之左轂右蔽膾炙酒漿又從而備之使之充足饜飫而後已此所以由

古及今使人相安相養于其中而不知若服田足食之喻其亦本于養人之意歟

黃氏曰以德為車者謂天子有四海以道德如車以乘載天下既論車也將由御焉故謂執御者總六轡可左右遲速于長臨觀樂者察四方可移風易俗于政也

臨川王氏曰德無所不容以樂章之車無所不載以御行之長樂陳氏曰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充而後盈此人之肥也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此家之肥也天子德教加于百姓故以德為可行之車而以樂為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與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順不失故以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此天下之肥也凡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以

以養生送死而幽足以事鬼神也樂書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聞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相須而成也蓋一器之成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而有度數存焉者御也天子之于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非車不足以踰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為車則無運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為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不亦遠乎

嚴陵方氏曰四體即四肢也正言各適其安佚之正也父子以慈孝而相厚故曰篤兄弟以友恭而相故曰睦夫婦以剛柔而相濟故曰和若是則家之肥也大臣法則不倍矣小臣廉則不

竊矣大臣非不廉也以所任者大而廉不足以言之耳小臣非不法也以所守者小不足以撓法故也設官以效職分職以守官相序而不亂故曰官職相守君以禮而使臣臣以忠而事君相正而不阿故曰君臣相正若是則壹國之肥也物之運載存乎車故以德為車車之將存乎御故以樂為御蓋樂以德為體德以樂為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也故也自諸侯而下非無德也然德以大為貴唯天子之德刑于四海乃足以為大非無樂也然樂以備為美唯天子之樂兼于四夷乃足以為備此所以特言天子也諸侯以制節為事而制節存乎禮大夫以循道為事而循道存乎法士以事人為事而事人存乎信百姓以相親為事而相親存乎睦禮惡其離也故言相與法惡其亂也故言相序信欲其成而已故言相考睦欲其不失而已故言相守若

是則天下之肥也夫自一人之微達乎天下之大以勢觀之則殊以理推之則一而已故皆可謂之肥焉苟于理有所逆以之肥一人為不足而況于天下之大乎苟于理有所順以之肥天下為有餘而況于一人之微乎故至于天下之肥乃言是謂大順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陸所謂以睦相守蓋如此也則又進矣以信相考大夫又進矣以法相序所謂法守存是也諸侯又進矣以禮相與天子則至矣故以德載焉以樂御之所謂道揆在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夫所謂大順如是而已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龜龍麟鳳乃其餘事

王氏曰車者致遠之物車能致遠而不能以自致必待御者而

後致德者聖人所用以化民也德能化民而不能以自化必待樂以彰之焉書曰帝德廣運廣德之體運德之用以言其厚載則足以容民畜衆以言其并包則足以庇下承上以德為車有如此者條華沖沖和鸞雖進退也履乎繩墨旋曲也中乎規矩然後取道致遠車行無不至焉樂之於德固有類此五色成文八風從律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唱和清濁迭相為經其德也豈不恢恢乎有餘地哉是故樂仁之實則仁妙天下而和聲無不入矣樂義之寔則義妙天下而和理無不達剛氣不怒則剛德之運為沉潛柔氣不懾則柔德之運為高明其發揚也若驟若馳而奮德之光其節止也不疾不徐而繩德之厚鼓舞之神不疾而速均調之治無為而成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以樂為御不亦宜乎

蔣氏曰此章蓋因上文言樂必達于順猶食必至于肥遂言天下國家肥之理也夫古之人具手足溝口体安于恭養之為適充足饜飲而不知止則亦為肥之是欲耳今也膏華充盈必在于四体既既正之後決非養其小体而失其大体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衣帛食肉之有餘養生喪死之無憾亦可以為家肥矣今也考其薦厚和睦必在于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決非求其富足而棄其禮義者大臣以守法為事小臣以謹廉自持官職相序而不相紊君臣相正而不相諛以此為一國之肥寧有竭民力以自私厲民以自養者天子以德為車示有運也以樂為御示有執也以礼相與謹邦交也以法相序樂不失職也以信相考明其有諸已而不欺之謂也以睦相守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如此而為天下之肥寧有一物不得其所一民不被其

澤者才夫自人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一理也理本一  
致而物有異情故世之所謂肥者在彼而禮之所謂肥者在此  
故揭而名之曰大順順天理逆人欲也一事順則萬事聽一事  
逆則萬境逆反逆歸順智者其有以知之雖然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者也一國之肥止言大臣法者何哉蓋諸侯有一國者  
也彼則惟知奉天子之法而已諸侯在于奉天子之法則諸侯  
之大臣宜法以事諸侯而已故曰大臣法春秋列國如晉叔向  
鄭子產齊管夷吾為當國大臣豈復知此

心典此言治情之極功也播樂以前成己之功達順以後成物  
之效註云頤確首二句作頭下俱解順字之意而達在外言既  
云安之以樂則人都和順道德又何順之可言蓋樂是散言順  
是統言安之以樂是聖王去安達順別人皆得所而安之之功

成矣四体以下皆是達順人之肥且先解個肥字以起下文肥  
者充盈而無不足之意肥字當不得順字必都肥字然後謂之  
順也順而曰大非與前順字有二意從天下國家皆順而贊之  
之詞曰君不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務唯諾而以獻替正  
其君故曰相正德以政事言如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猶行  
必以車而未嘗相離矣樂者所行仁義之德又一出于自然和  
順從容無所勉強是樂以輔德猶御之輔車而不暇于推挽之  
勞也二句文平意串考成也末句常字謂相安以為常極治之  
世不過人之還其本情即耕食鑿飲光景○安之以樂可謂成  
已矣而不能推之人人皆然以達其順是成已不能成物有体  
而無用猶食而弗肥也試以肥言之人之一身四体組修齊而  
無傾倒之容膚革溼養深而有晬盎之露比人之肥也推而家

國天下亦有肥為父慈子孝而篤兄友弟恭而睦夫義婦聽而和此家之肥也大臣位高望重宜于驕矣而能守法小臣官卑祿薄宜乎貪矣而能守廉官職則相序而尊者總職以率下也天子由仁義行而以德為車且安于其仁和于其義而以樂為乘車之御諸侯相與以禮而朝聘以時大夫以法相序而備逼不生士相考以信而久要不忘百姓相守以睦而友助扶持此天下之肥也合家國天下皆肥此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也此修齊治平之事也因替之曰是謂大順大順者無為而治所以天下之人不過各得其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已聖王治情之極功至矣

纂訂大臣法曰盡道者蓋必調元贊化格上刑下無忝鉤衡台

鼎之任而後謂之盡道小臣廉曰不虧所守者蓋必敬事後食正誼不謀利臣心如水後可稱職非徒苞苴不行簞簋必飭而已也以德為車二句串看車與御不相得則無完車也不可作譬看是謂大順緊接天下之肥說至大順是挽小康而為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文法直至此照應所以字當玩常是常如此就指養生等說蓋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意順至此而猶曰常可見聖人在上遠得人情之常耳彼治國而不大順者及其常者也○以德為車此句有工夫在以樂為御言操縱疾徐固不如意也

按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原重在不達于順而弗肥是取譬之意下接肥字說直以引起大順為正意只是以肥形順非肥順並重亦非即以肥為順也人之肥只解肥字意肥原說家國天

下方合達順若自身之肥與順字無闕也由家國說及天下肥  
方為大順凡肥字中包人情得其正在內俱有充盛無不足之  
意到得天下肥則人情無不順而謂之大矣大順與節首達順  
相應從安之以樂說來故順字中脫不得和字以與上綜合末  
末二句又見順人情只是平常道理非有所矯拂而然養生送  
死事鬼神亦是前文所有○大法小廉平列相序相正要剔出  
相字非各序各正也○以德為車註言仁義有禮字在內以樂  
為御和所以行其德因節首安之以樂故為提出樂字相與相  
序相考相守亦要各剔出相字以信相考謂彼此相成以信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  
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  
鄭鄭註言人皆明于禮無有蓄亂滯合也各得其分理順其職

也○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  
者安其位  
孔疏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為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  
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並行謂諸  
侯來朝也既四方隨時貢賦有序雖並列俱陳而不錯繆也○  
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為九  
州之外也雖地在遠荒而皆通貢王庭越裳是也○謂萬國貢  
賦庭實密茂而國朝之間自不廁雜以國之相次小則讓大不  
相及人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自四體既正至此皆  
由王者順之至也能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通細有深  
有通有連有動言人皆明禮順政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理  
順于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結自四體既

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上言順之至此明順之有益明于順然後能守危者既明順道不敢為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

馬氏曰並行而不繆使之兩皆當其理也細者人之所忽細行而不失所以盡其精微也

山陰陸氏曰凡積善苑並行善繆細行善失深宜不通茂宜無間連喜相及動喜相害唯順之至然後異此危若當高是也危莫危于富貴

講義能明大順之道雖危而能守之勿失况夫安平康泰之時乎

蔣氏曰天下皆知順者一世之美聖人以為不通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事夫治至于大順聖人御世之極功今不

過即常事以言順斯道之功用顧若是淺末而易言哉蓋常泛觀天下之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苑則苑患所從生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所繆所從起莫不由細也細而不能曲折而中理則碩碎之失所由萌至若遠而不能通于情茂盛而無以為別連則有相及之跡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立夫萬物之表制天下事物宜顧故常使之相聚而有以相使相生而有以相成相羣而有以相養相雜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其分者此大順之功用固當考之于名位器數之間不當求之于幽深高遠之域當驗之于典則綱綱常之地不當索之于無聲無形之境故曰明于順然

後能守危也傳註推聖人之功以為人明于禮無有蓄亂滯合而各得其分順職言極有理

新安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頓笑之微下之休戚繫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繫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性有間連則易以相于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于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于民上也

臨川吳氏曰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新裁自此以後皆發明大順之說蓋因大順說致極處而又以保大之機做人君也註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要看得好蓋說治人情而至于大順是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而處天下大事自然無不各得其理也全重註自然二字下七件皆事也大與至無二椽以其包乎天下國家曰大以其大之至極而無以復加曰至危字反順字便是○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較便到危的地步守者守此修禮義之工而兢兢不失也然明守二字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守危不見高于極順時知危而守之纔是聖賢高處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不同以戒字粗守字精也

新旨故字承上大順來既至大順自然隨事各得其理非才以  
順去治事也此順之至也一句作替辭無功夫順既到極至處  
這便是有安危倚伏的机括故又以保順之道做戒人君明者  
從此治情的源頭討出守者亦守此修禮義之功○人君而至  
於大順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而不至于苑滯雖事之不同  
者一時並行而不至于舛謬雖事屬細小亦不以微細而有失  
事有深而難測者今則深窄而可通事有茂而無間者今則茂  
密而分間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今則因物付物而  
不相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今則以事處而不相  
害夫事有大有小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各得其理者此順道  
之極至也然治亂相尋不可以既治為無虞也故必明于大順  
之理伏至危于至安之中然後能守危亡之戒而保邦于  
未危也

說約大積如人君治天下萬几皆來以順處之各有其序而不  
苑結屈曲也並行如威福剛柔並用而無錯繆細行一順笑一  
好惡而無過失幽遠如郊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情自不隔也  
茂象多也如三公率侯諸諸侯制卿大夫士庶而自有分別兩  
物接連如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無彼此之爭兩事俱動如利  
為之興害為之除無利害之爭

纂訂故字承達順來事字作總不連續說大積謂總總來集諸  
曰我心苑結此苑亦屈結不通之意深字切勿誤認作理亦以  
事之深遠言間中間也見分別意俱動是外並面所適不有同並行事與吾  
身欲一時行二件事已是行出去子俱動是外面適有二件事  
一時來過我乃自事之事方行時言之無彼此之爭者知先後

也無利害之爭者可否甚明也二句註以連屬物動屬事但對  
事言則曰物玩章首一事字通作事說此順之至句無工夫與  
上文是謂大順一例斷之之詞明于順要總繳上修禮陳義上  
去而守危總繳上家國天下之肥與事之順上去一說守危亡  
之戒而不至于危亡何等費力危指王者之位言句法方順宜  
知不可從

按此承上大順而極形之事字貫七句只以事言不必別添頭  
緒。順之至總收之言事無不順也此皆就現成說末句  
明于其順然後能守危重明字時講明字守字並重者  
非語氣明字內允上文治情之事無不知行俱到自然有順  
而無危矣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  
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  
妖孽之疾

鄭註豐殺謂天子乃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  
安其危。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  
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瘁之也民失其業  
則窮窮則濫。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夏秋獻龜魚  
用火謂司燿四時燮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  
用金謂州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  
夏斬陰木飲時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  
視冬時。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  
退其爵祿也。不奪農時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

各之屬也

孔疏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順故禮不得同也。不豐也者禮應須火少不可求多也。不殺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上如使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既使天下皆肥由于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于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舟楫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從中原。而弗漱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漱困也。謂水火金木飲食必食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之屬也火時者鄭註司燿引司農

說以聊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時用之柞櫛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錫石非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食必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合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頌爵位者頌分也謂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當其年頌爵位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當德謂君十卿祿下士食九人等是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陽和調群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于此也

張子曰昆明也明生之蟲謂春生冬死之類有害于物者

也

廬陵胡氏曰持情合危持情使正合危使安

長樂陳氏曰礼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而使之安也聖王知其礼之稱情安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更其俗使之各適其適而弗敝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頌爵位以至用民不奪農時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惟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也

嚴陵方氏曰礼所以辨異故曰不同惟其不同故見于形名度數之間者宜殺則不可豐宜豐則不可殺惟其稱而已故曰不豐也不殺也故下文廣言順之迹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苟易其宜則民勞而至于敝矣故順之使弗敝用水火木金飲食必

時者各順其時而用之也書謂之五辰者以此若稻人以瀦畜水而得早以防止水而待潦此用水之時也五行獨不言土則則飲食見之蓋飲食土所生故也用民必順者順其析因夷隩之事而用之也其順如此故其救至于如此下文所云而各以其類應水則伏陰所致旱則亢陽所致昆蟲言螽蝗之屬凡此則主天降言之故曰災凶言歲之多疫饑言食之不足妖生于所反孽生于所正凡此則主人羅言之故曰疾無災無疾則以陰陽之順故也

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有安于此則不強于彼然聖人之順不止于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

其年德有厚薄故頌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頌  
陰陽之理也因其厚薄而頌之所以明貴賤之等也四民之業  
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物不一先王則順之而不奪  
故曰用民必順

延平周氏曰不同其所當異不豐其所當殺不殺其所當豐所  
持情而使之稱合危而使之安順川者不使之居川不使  
渚者居中原各居其安而不易其利也水火木金相勝  
之序也不言土者蓋土爰稼穡言飲食則必兼之也合男  
女必當其德而以年為主頌爵位必當其年而以德為主用  
民必順不奪農時也若父子篤兄弟睦言其人也若事大積  
而不苑言其道也若山者不使居川言其事也有是人有是道  
而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詳故國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

妖孽之疾

臨川王氏曰禮運言水火金木必時何以不及土曰書  
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禮運飲食則兼土穀而言  
也

臨川吳氏曰居民之順因于地時物之順因于天昏姻任使力  
役之順因于人因天地人以行須道故天地人之應亦順而天  
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不罹凶飢妖孽之疾凶謂疫厲飢謂  
荒歉草木等怪為妖飛走等怪為孽

新裁此言先王以順道制礼行政而足以召天人之和意須看  
三故字首一故字說聖王大順之治不惟見于庶事且以制礼  
第二故字說不惟制礼且以行政末故字合此二段方召天人  
之和也

新旨合危也以上先說個禮制之順以起下文下則言聖王行政之順而無咎微也所以順所以二字極妙山者不使至用民必順正是其所以處○此以大順之道見于制禮治民也故禮制之不同也應儉者不宜豐應豐者不宜儉因其分而為一定之制所以使貴不偏下賤不僭上維持人情不令之驕縱而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也此是聖王厚自修治而大順之本已立故聖王所以順而大順之本行焉如居于山者不使之居川居于渚者不使之居中原而弗傲其性也此因地利以行順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時以行順也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役使其民必順其時此因人情以行順也能順三才之理以治天下故能威百兩間之和天無水旱昆蟲之災人無凶飢妖孽之疾而咎微銷矣

纂訂合危以上且先說個禮之順以起下文聖王所以順以下亦豈有外于禮哉故字根上守危來守危如何究竟只能守此禮耳乃所謂危者合危正與上守危相應能守則能順故聖王所以順○持情便是治情治情便是順情從達順默綴出來非始制禮也所以二字不閑惟此禮為持情合危之禮故聖王廢政皆以禮道順者行之此所以順也時說制禮行政分作二項陋甚不知聖王之世政皆是禮也按此講以合上危為制禮下為行政與本文語氣不合予謂此承上明于其順後能守危而言禮之不豐不殺是順人情而為之皆在所明中持情合危正所以守危是申明上意以見明于其順可以守危下文聖王所以順是因明于其順而為順之之政山者至必順皆言所以順也末言無災無疾則可

以守危矣。○合危時講謂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似將合危二字作兩截講予謂合字直作保字看弗渚雙承上渚二句必將承上六者年承男女德作爵位必順是順其時順即不違也無災無疾雖並言而有相因之意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仰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寔也

鄭註言嘉瑞出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烝丹旣也馬圖負馬負圖而出也極聚草也沼池也。○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實猶誠也盡也

張子曰能休順故直至于天下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天地何嘗愛當氣和則自致此祥應達義則須在修禮達順則須當體信今雖義有所分別苟不以禮則不能成義心雖欲順苟不自誠寔亦不能達順言體者混然為一體之義也

朱子曰休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重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萬物各得其

所  
嚴陵方氏曰天為神故以道言地為富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膏露之澤其醴如膏醴泉則泉之味其甘如醴郊極則在郊之極也宮沼則在宮之沼也鳥獸之仰胎孕可俯而見則以順之所感而無獨狃

之故患也莊子言至德之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  
窺蓋謂是矣修禮于外所以達義于內信于人  
所以達順于天

山陰陸氏曰天不愛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其實以其實  
與我不愛其情以其情與我凡此豈有私于我哉亦以積  
累之厚如上所云故也夫所謂順在彼不在此然太平無  
象若祥瑞者吾以是為證而已故曰此順之寔也經于終篇言  
此以言禮義之運雖愧于道及其至也躋世淳樸亦所以反  
道此經所以異于老莊之言也

蔣氏曰順之為道合乎三才之妙而行乎三才之間者也故聖  
人所以致治者仰則順乎天俯則順乎地中則順乎人而後  
致順之道備上之自順山者不使居川以致于用民必順是也  
夫如是則仰觀俯察安坐而無愧操約御詳高拱而仰成豈復  
有水旱昆蟲凶飢妖孽之事以累吾極治之世哉固宜味氣  
橫流嘉瑞並應甘露醴泉器車馬圖所由以出也鳳皇龜龍  
所由以見也天地萬物山川百神所由以各安其位各效其職  
也則是無故雖然所以至于無故者豈能遽然哉彼其措天下  
于無事者未有不由有事始也禮運一篇具載始末建名位設  
制度養生送死各有其常居處用運各適其制因天  
時順地利合人情聖人所以有事者也反其至也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聖人所以無事者有  
事為本無事為效然潮流尋源則惟修禮信者能之  
天下之禮未有不根于信而能有行也順天之道制人之情有  
禮則安無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信其如是而後能致其

如是也。夷考此篇信之一辭，纔一二見，終焉則斷為之說曰：修禮以達義，体信以達順，故此兩字之寔也。其旨甚要，礼器亦曰無忠信之人，則礼不虛道。吾儒平居暇日，當于一身之間，体之而後足，以見聖王致順之大。

臨川吳氏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聖王能修治其礼而達之于礼之義，以教天下之人，体寔理于心而達之于一身之順，充而為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順理漸微，初無形象。今兩門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寔迹可見也。故曰：此順之寔也。

新裁極著大順，感召特異，處而究其寔，以明之可窺也。截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應，而且諸瑞駢臻也。三愛字皆惜吝意。

風雨節寒暑，時天不愛道也。寶藏興地不愛寶也。傾心事上，真心相與人，不愛情也。此三才之應也。天之降露濃而若膏，地之出泉甘而若醴，此氣化之異也。器車為命，世之瑞自山出之渾然天成之巧也。馬圖為文明之瑞，自河出之燦然先天之文也。此形化之異也。麟鳳龜龍之四靈皆在郊，極官沼鳥獸胎卵可俯而窺，此物化之異也。先王之世有是異者，豈無故哉？由先王修此礼以為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体。此誠信于身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故能感召卓異如此也。此非順之寔哉？蓋修礼則先王之盡道于行政間者不虛也。体信則先王之盡道于修礼間者無偽也。故三才應而瑞物順之華耳。論其寔理，識此之故矣。○修礼說先王的政，是以礼為人情防範之意。此

治情之始也達義者即人情得其治有使民宜之意此則治情之用著矣信說先王的心是反躬而誠自治其情意此治情之本也達順即家國天下之肥意此則治情之效極意惟其有是極順之寔故三才之應以此故而應瑞物之臻以此故而臻也

說約二故字一步進一步有不可以言盡者人情自飲食男女川原居處水火金木爵位等各有義之宜在但禮不修人有害義犯義而不顧者故修禮正所以達義義藏于禮中也体信正指其精神用達處也不然禮耕義種講學播樂太仁都是無根作用如何能使瑞物駢臻○寔字言根本也對文字看蓋感召奇異為順之文而此其寔也

纂訂此極著大順感召應上而究其寔以結之也可窺也

截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應而且諸瑞駢臻也此字指修禮体信說為順之寔見治情者當求其寔縱上文結斷之辭

按天不愛道有以道為道理者有以風雨寒暑為天道者此說近寔地不愛寶是萬物皆生人不愛情是情為上用此三句說得廣是大順之徵應天降膏露至親也是瑞應非以為不愛道不愛寶也○器車是兩樣郝京山謂自然之器如車是也○則是無故承上起下之詞修禮達義就天下言達順亦就天下言而体信則先王身心上功夫補前文之所未及蓋修禮達義固可致家國天下之大順而其涉于虛文故云于修禮達義中又須体信而乃以達家國天下之大順也非以体信與修禮對言達順于達義對言○此順之寔順字不

接連順言乃繳與二段入頁之微而以修禮達義體信為  
其實也故此故字與上無故字應非有他故而此則所以  
致之之故也



